

1

# 警察叶向荣丢下一句承诺后消失了

都市言情

## 叶向荣正在盯点

说起叶向荣的履历,在那个轰轰烈烈西街码头10·29大案之前,其实他最先是从祥叔的案子崭露头角的。

那时候他是刑警队的栋梁之才,年轻有为,跟了不少大案要案的专案组。他干得也格外拼命,事无巨细地一直坚持在最前线,盯点撒线都亲力亲为。在他心里一直有着一种坚定的信仰,他站在正义的一边,而他所面对的,毫无疑问是邪恶的。或者说,应该是邪恶的。

那一年祥叔折腾得有点不像活了,狂妄的结果就是接二连三地出现小纰漏。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人只有一双眼,只能望着前面。不管做什么事情,不管得意还是失意,都要记得看看身后。百密仍有一疏,而这一疏往往决定胜负。就像小伤口致命的道理一样,祥叔也在不知不觉间走向末日。

总局已经安排好了收网的时机,逮个最终现场是必不可少。线人的消息,左右不过这两天,就快有动静了。一般传来的话总有点含糊,祥叔混这么久,老东西老奸巨猾,鼻子灵得很,叶向荣他们也吃过暗亏。但这次线人很肯定,所以局里更加重视,几个点都是三人值班,叶向荣直接盯最要紧的A点。

A点在海平市临海的地方,那里最早只是一个渔村,后来随着海平经济的发展,慢慢成了一块热闹的地方,因为挨着海平最大的祁家湾码头,所以人龙混杂。但是贫富之间的差距在那儿划了一条不着痕迹的线,既有新盖起来的楼房,也有几十年不变的低矮民房;既有衣冠楚楚的新贵大款,也有仍靠出海讨生活的

渔民。

傍晚前下起了雨。A点只剩下了叶向荣和一个新进刑警,和他一起的老搭档吴强去和女朋友约会了,那家伙30多了,典型大龄未婚青年,这主儿也是个玩命的,之前的女朋友都因为工作的原因黄了,这次好不容易谈了个能谈婚论嫁的,是说什么也不会轻易放过了。想到这里叶向荣狠狠吸了最后一口烟,抬手扔烟蒂的时候,却被楼下垃圾堆前的一个淋着雨的小小身影吸引了。

## 一个可怜的孩子进入他的视线

那是个游荡在这附近的小男孩,叶向荣已经看见他好几天了。显然他是孤儿,不管什么原因,总之是被父母和社会抛弃了。他一个刑侦警察,管不了这么多。只不过那个在雨中固执地寻找食物的孩子有着看上去去坚强却单薄寂寥的影子,那影子像一根刺似的扎在了叶向荣的心里,时不时地拷问一下他的良心,让他难以忍耐下去。

叶向荣瞥了眼对面筒子楼仍半掩着帘子的窗户,已经三天了,还是没有动静,他又转头看了看楼下的小男孩,终于还是叮嘱了新刑警两句,拿起伞和饼干跑下了楼。叶向荣走到小男孩的旁边为他撑起了伞,孩子很警觉,瘦削的肩胛骨一耸,马上转过了身,狐疑地看着眼前高大的男人。

“吃吧!别脸那些脏东西。”叶向荣把手里的饼干递过去。小男孩有些犹豫,但眼睛始终盯着那半袋富丽饼干,咽了口吐沫,还是小心翼翼地接了。

“你叫什么名字?”叶向荣看着小男孩说,他狼吞虎咽地吃着,刚才冰冷的眸子里闪出了小孩子眼中应有的幸福感。

“魏……”小男孩咬字不清楚地。

“姓魏?名字呢?”  
“不记得了。”  
“家在哪里?”  
“不记得了。”  
“那怎么到这儿来了?”  
“小时候被骗子骗来的,我跑出来了。”

叶向荣皱了皱眉,人贩子他也抓过不少,这些人最可恶,一个人就能毁掉几个家庭,有的小孩从海路被运走,在船里就可能被折磨死,简直丧失人性,令人发指。在叶向荣看来这孩子也不完全是无家可归,摸摸最近抓的人贩子的底,没准还能找到小男孩的家人。

“还有么……饿。”转眼间那袋饼干已经见了底,小男孩向叶向荣伸出了手。

“有,等我上去再给你拿……”叶向荣指指楼上,就在那一瞬,他突然愣住了,A点那个半掩了三天的窗帘严严实实地拉上了,这和线人提供的暗号一模一样!叶向荣下意识地向楼内跑去,他跑了几步又慌忙折返回来,一把拉住小男孩焦急且严肃地说:“我现在有事,必须走了。你听着,这两天哪儿都不要去,就在这周围等着我,我会来找你,送你回家!记住了,我叫叶向荣。”

小男孩格外认真地听着他说话,仿佛字字句句都刻在了心里,他使劲点了点头,重复了一遍:“等着你,叶向荣。”

“对!记住了!”叶向荣迅速站起来,把雨伞塞在小男孩手里笃定地说。在风雨中高大的叶向荣的身影透着不可一世的坚定,小男孩摸着那把尚带体温的伞,觉得这个男人真的会带着自己找到家,记忆中几乎不存在的幸福也即将到来。想到这里,他脏

兮兮的小脸上露出了一丝羞怯的笑容。可是小男孩的想象很快被一声尖锐的声音打破了,他惊吓地抬起头,看见旁边一幢住宅楼的三层窗户被猛地打开了,暗蓝色的窗帘被风雨吹散,一个人从这扇窗户里跳了出来,落地时他显然崴了脚,但仍疯了一样跌跌撞撞地朝巷口跑去。

然而他的奔袭还是失败了,随着一声枪响,他的小腿被击中,形成了不自然的形状,子弹入肉的声音很清晰,红色的血和雨水融在一起,一直缓缓流淌到小男孩的脚边。小男孩早就扔掉了手里的伞,他捂着耳朵蜷缩在墙角,惊恐地看着血腥的场面。顺着刚才的枪声,他在那个有暗蓝色窗帘的窗口看见了另一个人,那个人还是那么坚毅,只是他的手中稳稳地握着一把手枪。小男孩知道,那个男人叫叶向荣。

小男孩颤颤地爬起来,顺着墙根飞快地向远处跑去,风雨浸湿了他的衣裳,却怎么也冲不去空气中那股浓浓的血腥味……

## 男孩被人收留了

那天之后小男孩还是带着恐惧去那个垃圾堆附近等叶向荣了。但是他没有站在明处,枪声和血给他的刺激十分深刻,他害怕自己也会突然面对那个黑洞洞的枪口,可他又不甘心失去这个机会,叶向荣给他的承诺太美好了,从来没人跟他说过,他还可以回家。

然而他等了三天,直到把夏末的最后一场大雨等完,直到闷热的空气变得冰凉,他也没能见到叶向荣的影子。

在第三天的傍晚,他几乎站立不住的时候,一只手突然伸到了小男孩的面前。他半惊半喜地

抬起头,却看不到他想象中的面孔,一个老奶奶站在他面前,她脸上的皱纹很深,笑着说:“孩子,别站着啦,累坏了。”

小男孩失望地摇摇头,继续往远处望去。这个老奶奶他认得,也经常在垃圾场捡东西,偶尔还会给他些吃的。

“在等谁啊?我看你站这儿好几天了。”老奶奶问。

“等叶向荣。”小男孩仿佛自言自语地说。

“叶向荣?哪个呀?”老奶奶扒拉开垃圾说。

“他说送我回家。”小男孩有些向往地说。

“你知道自己家在哪里?”老奶奶扭过头问。

“不知道。”

“那他怎么带你回去?”

“不知道……”

“唉……”老奶奶叹了口气,“不要是骗子啊,这年头什么人都有,谁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听她说的,小男孩不由得又想起那天的血迹,身上抖了抖,仿佛失了力气一般,一下子坐到了地上。

“没地方去了吗?”老奶奶弯下腰说。小男孩含着泪点了点头。

“可怜啊,要不……跟我回家吧。”

“回家?”小男孩茫然地看着她。

“回家吧,不是什么好地方,但有个地方睡,有口饭吃。”老奶奶费力地直起身,一只手拿着两个空饮料瓶,一只手伸向小男孩。老奶奶的话就像充满了魔力,小男孩不自觉地攥紧了她的手,两人慢慢地前行而去,走到巷口的时候小男孩回了一下头,在那个约定的地方,叶向荣最终没有出现。

九夜茴 著  
东方出版社友情推荐

### [内容简介]

海平市公安局刑侦警察叶向荣在一次蹲点行动中偶遇被拐卖的孤儿魏如风,叶向荣一心想帮助魏如风,向他承诺,一定会带他回家,但是却因为追捕罪犯而最终错过。魏如风被沿海渔村的夏奶奶领养回家,认识了夏奶奶的孙女夏如画。不久夏奶奶去世,姐弟生活贫困,魏如风辍学打工供夏如画上学,两人一起相依为命,情深义重。海平市因临海,走私犯罪十分猖獗,程豪借其儒商的外壳,钻发展经济的空子,从事违法活动。叶向荣派卧底深入虎穴侦查这起隐藏在海平繁荣之下的最大走私案。同时,夏如画却被同和魏如风一起在码头打工的阿福强暴。魏如风为夏如画报仇,砍伤阿福。程豪巧妙地帮助姐弟两人渡过难关,却暗中将两人命运控制在股掌之间,使魏如风和夏如画一步步走向了黑暗的前路……

# 方宇刚出狱,就听说小样下个月要和高齐结婚了

热门影视

## 周晋去公安局自首

周晋身体接近康复,青楚对即将发生的改变有预知,不敢想,第二天,病房人去屋空,周晋失踪,甚至向昭华董事会递交了辞职信!此刻他在郁欢墓前,向墓中人做最后告别。青楚来到他身边:“在告诉我过去的真相之前,你必须先跟我走,无条件服从安排,帮我完成一件事,什么也别问!”周晋没想到,青楚引领他来到民政局:“我要嫁给你,今天,就现在。”周晋热泪盈眶:“你知道我要告诉你什么吗?”

“知道我才决定和你结婚。”

“你知道我告诉你之后要去做什么吗?”

“知道我才要立刻和你结婚。”

“我不能和你结婚。”

“为什么?你不一直渴望结婚吗?”

“我渴望,但现在不能结,因为我想让你拥有保留我们爱情的权利,也有放弃的权利,有不耐烦等下去换张儿权利,也有移情别恋的权利……我不想剥夺你所有那些权利,我想让你拥有在那些权利中随意选择的自由,这就是我能给你最好的爱。”

从周晋家到公安局的路,格外漫长又格外短暂,汽车停在公安局门外,最后一次深情对视,最后一次窒息拥吻,生离痛彻心扉,终于,青楚放开周晋,目送他大步走进公安局,走上自我赎罪的路。与此同时,小样也忍受煎熬,方宇第N次拒绝探视,监狱高墙像不可逾越的山峰,她冲高墙大喊:“下次我来!下次我还来!下次下次

我再来!”同处人生低潮的姐妹俩在姥姥家楼下聚首,泪眼相看,抱在一起,她们幸好还拥有彼此慰藉。

小样和杨杉的战争在不动声色地持续,一个陌生人的造访,给杨杉加上取胜砝码。来人是高齐同事、房子主人,他无意中透露房子并非无偿借给高齐,是他租的。原来钱家欠高齐一个大人情,小样需要好好想想,该如何应对突如其来情感乱局。不管情还不还得掉,她决定先把钱还掉,但高齐不同意,小样投桃报李,要还高齐点什么。高齐棋出险招,要亲小样一下。小样索性心一横,眼一闭:“那……亲吧。”高齐捧起她的脸,亲吻落向近在咫尺的唇,又在接触前转向,降落额头。这个深情克制,炽热纯净的吻,不但没让小样还掉人情,反而将她推向进退两难,小样哭了,为高齐源源付出、不计回报的好。

这一刻,她几乎认同杨杉的选择,高齐值得爱,假如没遇见方宇,爱上他并非难事。高齐掏出纸巾给她擦眼泪,小样突然踮起脚尖,主动亲吻他双唇,半是感激,半是真心。高齐头晕目眩,一片美妙前景恍惚浮现。“样儿,如果我想进一步呢?”小样本能后退一步:“那我还是找房子搬出去吧。”美妙前景原来是海市蜃楼,高齐被一瓢凉水浇醒,唯有苦笑。

从自首之日,周晋交出自由,换来灵魂安宁,唯有一样东西时时刺痛心扉,那是对爱人不可遏制的想念。他获准会见律师,青楚以新身份出现在他面前。四目相对,恍如隔世,上次分手他们是恋人,此刻,他是

自投罗网的嫌犯,她是赴汤蹈火的律师。

周晋接到检察院通知:“嫌疑人羁押期满三个月期限内,西塘公安局没有发现证据,证明嫌疑人犯罪行为。人民检察院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决定对犯罪嫌疑人周晋不予起诉。”

走出看守所,周晋看见青楚,两人投入彼此怀抱。“身份证、户口本、照片我全带了,你愿不愿意现在、马上、立刻和我结婚?”青楚不容反驳,“这是我第三次向你求婚,你有权回答‘是’或者保持沉默,除此之外没有拒绝权利。”

一小时后他俩并肩走出民政局,爱情被一枚大红印章盖棺论定、注册封存。理性的青楚再次非理性处理婚姻,不婚主义被丢进爪哇国,她舍身忘我,一个猛子扎进婚姻。

## 方宇出狱

当赵青楚和李露雳业已抵达幸福的彼岸,钱小样还在不幸的汪洋里遨游。她有一个大路通天、可以抵达的幸福彼岸不去,偏偏在此路不通的阴沟里蹒跚独行。

坚持者都孤独,因为他们到最后,就是自己和自己对抗。小样也像跟自己过不去似的,在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路上埋头独行。她卖掉方奶奶房子,把方宇衣物、杂物浓缩成几只旅行袋;把卖房款浓缩成一本20万存折,还给周晋;然后每天勤奋工作、照顾父亲,单调充实地把日子填满。其余时间,全部用来等待。半年时间,犹如老太太的裹脚布,足够冗长,人人分秒必用、只争朝夕,可钱小样只做了一件事。

方宇迈出监狱,不知所往,惊讶地看见“垮子”停在路边,这没有呼吸、体温的机器还属于他,可它自己怎么溜到这里来了?走过去,他耳边响起魂牵梦萦的呵斥:“出来啦混蛋?”小样抖出一张银行卡,“房子帮你卖了,价钱没你想的那么高,20万还周晋,这里还剩5万,拿去够你花一阵的。有用东西收在这几只袋里,是你全部家当。交待完毕,走人。”她扬长而去。

“小样!”

“怎么着?”

“半年没见……”

“有那么长吗?”

“182天,你还好吗?”

“哪方面?你想问感情吧?”她冲远处一招手,他顺她视线一看——高齐朝他们走来,笑容可掬,方宇不明状况,百爪挠心:“我正问小样,她……你们好吗?”

小样一挽高齐胳膊:“我和高齐打算下个月结婚。”

方宇顷刻被打下十八层地狱:“是……吗?”

高齐:“到时候希望你能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小样步步紧逼:“你能来吗?”

方宇:“争取。”

小样:“那等我们给你发帖子吧。高齐,咱们走!”

方宇目睹小样身边专属自己的位置只用182天就被高齐成功篡位,找个背人地儿,他仰天长哭,哭到高潮,一张纸巾覆盖住他的脸,掀开纸巾,发现一切被高齐尽收眼底:“知道你心里不好受,过来陪你聊聊。”对方猫哭老鼠的赧济状,触动方宇化悲痛为愤怒的电门,他说:“我和你有什么好

聊的?!赢就赢了,还虚情假意来享受胜利者的快感?虚伪!假惺惺说和我公平竞争,不许自己趁人之危趁火打劫,你他娘的最虚伪了!”

高齐十分无辜:“不是你让我抓紧,说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吗?”

“我让你劫你还真劫呀?最腻歪你这副嘴脸,装高尚,扮超脱!好像你这辈子不自私、不嫉妒、不吃醋、不在背后拿小针扎情敌似的!”

“方宇你得跟我去趟医院,你现在精神状态出了问题。”

“没有!我告诉你:正常人都我这种精神状态,五谷杂粮、拉屎放屁,高兴了就笑,痛苦了就哭……”话头被人接过去,“失恋就嫉妒吃醋外加恼羞成怒上蹿下跳。”气死人不偿命的钱小样闪亮登场,奋将余勇追穷寇,杀方宇个片甲不留,“你不亲口说过吗?我要真觉得高齐好,和他在一起更幸福,你就豁出去,含泪把我交到她手上,为我唱《只要你过得比我好》,那现在交吧。”她把手伸到方宇面前,要他完成亲手把爱人交给情敌的壮举。方宇一动不动,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催他登场,小样一声开场锣鼓:“唱呀你倒是!”方宇咬住后槽牙:“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快乐在你身边围绕……”哽咽与歌曲共出,涕泪齐下,亲手把小样手塞进高齐手里,调头离去。被高齐一把拽住,左手小样、右手方宇,再把他俩合并一处:“还是我唱《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吧,下月婚礼,我是伴郎,你是新郎。”抽身而退。



高璇 任宝茹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 [内容简介]

故事讲述了杨家三姐妹的青春奋斗史。三个姐妹,自信满满地闯进社会之初,谁也没想到真实的生活是这样,更没想到成长要伴随着这样的疼痛。她们犯过错误,铸过悔恨,甚至走过极端,但她们终于学会把自己的理想主义和父母的经验主义相结合,走出一条带有个性色彩的成熟之路。

### [上期回顾]

周晋按约定时间、地点去见麦冬,麦冬正拿匕首抵着青楚的脖子,麦冬看到周晋和杨丽红合伙来劝他,非常恼火,就在他要杀青楚的瞬间,周晋冲上去说服了麦冬。但转身之后麦冬将匕首插入了周晋的腹中。同时,方宇的奶奶病危,为完成奶奶的心愿,方宇和小样简单举行了婚礼。

完